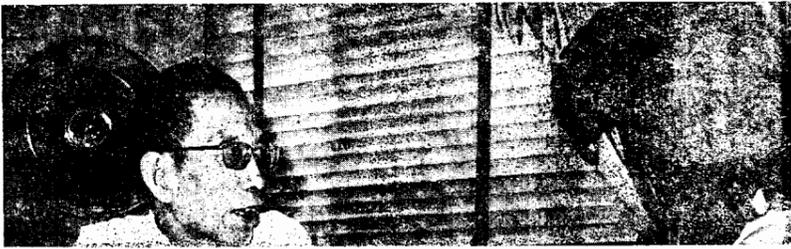


任主系系學哲院書亞新學大文中  
記問訪授教三宗牟

青年問題專輯之四  
牟宗三教授講  
從生命的角度  
往今來  
青年問題



陸離專訪  
小思攝影

牟先生說：無論何時何地，現實總有令人不滿意的地方。青年人不滿現實，乃是一種常道，所以他們要通過各種不同的形式，去表現他們的破壞性，革命性，浪漫性。賈寶玉生在今天，他倘若不去做共產黨，就必然是個嬉皮士了。

問：牟先生，這些日子，世界各地的青年，的確……怎麼說好呢？也許，就說「一氣風發」吧。也許我們可以說，最近數年來，世界各地的青年，真是一氣風發，「得」得。由聲音到行動，由好的方面到壞的方面，都有不同的表現，轟轟烈烈，有聲有色。好的方面譬如捷克青年之反蘇，美國青年之反越戰、反種族歧視，香港青年之反天星加價、鼓吹中文成為法定語文，等等；壞的方面譬如歐美青年之吸食大麻，放浪形骸，以至香港青年之糾黨行劫，動輒致人於死地……等等。而我們，身處在上一代成人社會與下一代青年社會的中間，難免頗有「失落」的感覺，不知道，當我們面對着「問題多多」的成人社會，以及「波濤洶湧」的青年社會的時候，我們應該怎樣，還是憂愁。事實上，由於世人多不重視教育（或者說近年來才重視教育，而且只有有知識的人才重視教育，越發窮越是有知識的人就越重視教育），結果，我們有目共睹，青少年的數目，是越來越多了。多到，漸漸成爲成人世界裏的一個大問題，尋且威脅到了成人世界。這威脅，很是微妙。主要就是因爲青少年人口。香港本地的青少年，便是全港人口的一半。世界其他各地，亦有這個傾向，青少年大家一聚，動輒就是幾十萬人。於是青少年一靜坐，一暴動，成人世界就往往出動武器來鎮壓，結果釀成死傷。我們對於這個現象，很是擔心。我們不喜歡成人世界，因爲裏面充滿了謊話與荒謬，可是我們又覺得，總不能充實少年要把成人一一把推開，由青少年來接管世界？這是不通的，因爲青少年做事往往只憑衝動，缺乏定力，亦缺乏經驗。何況，一般純潔的青少年，靜坐，抗議，那還罷了；一般壞壞的青少年呢？他們也意氣風發起來，到處非禮行兇（甚至時與劫機哩），傷人殺人，這又如何是好？我們甚至有一個感覺，這樣子下去，成人與成人交戰，青少年又與青少年交戰，大家互相挑別對方的不是，心存敬意，越來越少，這時候，世界倒真像快要走到一個盡頭了。到處都是殺人的武器，當各地的戾氣醞釀到爆發點的時候，誰能擔保那不就是人類的末日？我們對這個問題，憂心忡忡，現在就請牟先生，就此一問題，與我們談談，以解煩憂。

東歐的青年

現實總有令人不滿的地方，年青人不滿的時代，這種常道，反映在不同的地區，不同的形式內裏的本質，應該是一樣的。你們剛才提到捷克青年反蘇。匈牙利在十年前也反過，南斯拉夫也修正了，其他東歐國家，普遍都有這個現象。這是共產集團國家內部的自然演變，說明蘇聯開始不能在思想上控制她的衛星國家。原因就是，大家都在開始反省，幾十年來，共產主義的毛病到底出在哪裏？於是東歐青年就普遍有一個趨向，喜歡回頭看看馬克思，而不喜歡看那個中年以後的馬克思。中年以後的馬克思是什麼呢？就是「馬克思——恩格斯——列寧——史太林——毛澤東——這一個路線，這路線，引出了很多毛病，所以他們就要反過來看看馬克思，看看青年時代的馬克思。當然青年馬克思也不一定能能夠解決問題，但是東歐青年他們不想走蘇聯的路，不想走毛澤東的路，唯有如此。可是一個青年馬克思可以成爲一個新思潮嗎？那很難說，只怕沒這麼容易。所以東歐青年的不滿，那一定是由蘇聯解放出來，修正出來的表現，不可能是成爲一種新精神，更遑論進一步支配這個世界。而修正主義，事實上已不是共產主義，倒反有點傾向於自由主義，也可以說，是共產主義的一種自我反省，自我調整。東歐新一代不滿現實，表現出來，就是這樣。

日本的青年

自由世界又怎樣呢？你們覺得末日好像要來了，其實根本沒有這樣的嚴重性。青年不滿現實，很早就如此了。我們以前也經過過，就是大陸抗戰以前的那種精神——一邊是抗日的問題，一邊是左傾的問題。那時，知識份子看的書，都是共產黨的書，我自己也是，我們都是那樣黨出來的。現在日本青年的表現能否達到中國青年抗戰以前的精神，我看很成問題。日本青年基本上是對美國人不服，美國人亡了他們，再扶助他們，他們不甘心，不情願，所以新一代普遍反美的傳統，早就過去了。以前發展到大亞細亞主義，要支配世界，早就登峯造極，不能再重複出現了。但是日本青年不管將來要走的是什麼路，總之他們現在就是對美國不甘心，他們要表現他們內心的不安與不滿，就只好通過左傾來表現，借共產主義來表現，破壞，革命。本來，嚴格講，自從第二次大戰之後，看中共二十年來的表現，日本青年應該早就覺悟到，共產主義決不是進步的。一般人喜歡拿中共與國民黨比較，說中共比國民黨進步。但是國民黨好壞，那本來是另一回事，我們不能由國民黨怎樣，便證明共產黨怎樣。事實上國民黨很強，能根本什麼也不是，根本沒有支配世界的力量，我們根本無庸拿國民黨去跟共產黨相比。一個人尤其不能說，因爲國民黨不成，於是證明共產黨就是進步的，這不合邏輯。國民黨不成，那是國民黨的事，共產黨同樣可以不成。那麼現在中共到底成不成呢？很多人看見中共有科學成就，就以爲他很成，我們說的「進步」與「近代化」，應該不單指科學這一方面。如果只由科學方面去看，中共有工程建設，有殺人的原子彈，有上天的人造衛星，這方面不錯是「近代化」了。但是他集權，他獨裁，他不懂得民主自由的真義，這就不能算是「進步」，不能算是「近代化」。事實上，自從辛亥革命之後，中國的統治階層一直有人真正了解過民主自由的真義，所以中國亦一直能以自由民主來建國。國民黨沒有成功這一步，共產黨也沒有成功這一步。但是我們知道，要中國真的一進步，真的「現代化」，唯一的路，只有自由民主的路。也就是有意法基礎的民主建國，尊重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。這才是中國「近代化」的本質，而不是科學進步這麼簡單。因爲你不民主一樣可以有科學進步，如蘇聯就是。科學的進步不等於真正的進步，不然的話，難道你可以說蘇聯的建國，很成功嗎？很進步嗎？我們年輕的時候，也有過左傾的幻想，因爲不滿現實，可是早在民國三十八年就反省過，看清楚共產主義不可能是支配世界的理想之道。我們又不是先天與毛澤東有什麼過不去，我們反對他，只因爲他不尊重基本人權。以前我們從左傾的幻想覺醒過來之後，說這話，沒有人相信，現在，大家都看明白了，中共二十年來的表現，就是一個證明。可是今天的日本青年，比我們遲了幾十年才左傾竟然不懂得由中共的表現去反省覺悟，他們未免太天真了。日本青年要表現不滿，表現理想，這是很好的，但他們要通過左傾來表現他們的不滿與理想，這條路就走錯了。就讓他們拖到什麼時候才懂得反省吧。

美國的青年

說到美國，他們有自己的國家，有民主，有自由，有錢，生活水平乃全世界之冠，何以美國的青年還是不滿呢？所以說，這本來就是常道。你未有什麼，你就不滿什麼。你有了這什麼之後，你自然又會去不滿另一樣未有的。美國青年什麼都有了，所以他們就反越戰，反種族歧視，反專才教育。這

與東歐青年、日本青年，以至香港青年相比，他們豈不太幸福了嗎？他們還不需要「沒有自由」、「沒有麵包」哩。而美國青年之造反方式，大抵以嬉皮士姿態出現，由衣着到行爲，都盡是破壞社會既成的規則，就用這種種表面化的解放，來表現他們的不滿，他們的理想。好在他們國家有錢，總有飯吃，倘若有不飽不暖，又怎能有嬉皮士？其實嬉皮士之爲物，與我國的魏晉名士，上溯老子莊子，本來有他們相似的本質，特別是魏晉名士，阮籍嵇康向秀他們，不就是因爲對現實不滿，才說「禮教豈爲我輩設」嗎？美國的嬉皮士也是一樣，他們吸食大麻，就是要表現他們存在的自我。他們似乎很享受存在主義的影響，而存在主義又上接於我國的老莊，難怪他們一方面反對專才的科技教育，一方面又對東方哲學這麼嚮往了。因爲東方哲學的境界，這正是美國社會所最缺乏的。就這樣，你這份有什麼，你就反對什麼，你沒有什麼，就要求什麼，就是這樣。無論怎樣，美國青年的不滿，有其真理性。他們的表現，就是希望在「無意義」之中，表現其破壞性，漫漫性，革命性，帶一點虛無主義的情調。而日本青年，他們不滿，由不甘心美國而起，當亦有其真理性。他們如果也學嬉皮，那只是皮毛，他們通常喜歡通過左傾去表現理想，有心成大事業，一點也不虛無。可是有一回，國家規定要保存一所以讓二次大戰炮火炸過的學校，留來做個紀念，日本青年還是革命一下就把那學校炸掉了。他們大概是想，何必紀念？紀念做什麼？這種破壞性的形態，又頗像嬉皮，共產黨是不會做這些無聊事的。所以，也許，日本青年之左傾，也只是一種浪漫性的表現吧，他們大概連中國抗戰前，下轉第五版



牟宗三教授

陸離

# 牟宗三教授談青年問題

## 香港的青年

至於香港，本身是個殖民地，所以情形很特殊。她既是殖民地，三不管，又是個自由港，工商業發展區。三不管的意思就是說，大陸不管，台灣不管，英國本土也不管。這樣身處香港的中國青年，對於中國歷史，中國文化，應該抱一個怎樣的態度呢？日本青年有一個自己的國家，美國青年也有一個自己的國家，香港青年的身份卻十分含糊。你說自己是「中國籍」的，人家會問你，你選擇台灣還是大陸？你說自己是「英籍」的，你又明知英國本土並不承認你是真正的英國人。你不能說自己「不屬台灣也不屬大陸」，這樣人家又會說你是「第三勢力」了（真是「第三勢力」！還有個「起碼左派生他們的「青年黨」」還可以堂堂正正回台灣去。）你倘若說自己什麼都不是，是「香港人」，香港這個地方又是隨時會變動的，她目前的安定，只是暫時。而且當你不自覺地是「中國人」的時候，你難道甘心？

走那條路呢？我想我們最好就是說，我們應以中國歷史為憑藉，以中國文化為憑藉。當我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，我就可以說我自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。也就是說，孔子為依歸的中國人。孔子不談政治，只講道德，講人與人相處之道，講倫理。我們就是站在孔夫子的立場，來反共，來肯定自由主義。

當然自由主義發展過度，也會很討厭。像美國那樣，人人可以有槍，動不動就射殺自己，不喜歡的人物，這太過份了。但自由主義的本質，對於人類本來就像空氣那麼重要，倘若發展到了過度，那已經不是它的本質，不能一概而論了。而「自由」的意思本來就是「不侵犯他人的自由」為限度，這原不須細論。

目前香港的青年問題，如果把把殺殺之類也包括在內，其實應該分開兩個問題來看：一個是「青年問題」，一個是「少年問題」。阿飛，那是一個「少年問題」，不是「青年問題」。台灣也有阿飛，叫「太保」，多是富家子弟，行為與香港的阿飛雖然一般比較富裕些。但是我想香港的阿飛雖然一般比較貧窮，貧窮應該不是他們所以行兇的主因。他們的父母大概不至於窮到需要他們去搶劫以解決衣食住行，他們自己大概也不需要通過搶劫以解決衣食住行。他們糾纏行劫，與其說是為了生活所需，不如說是希望能搶到額外的金錢用來花天酒地吧。台灣之有太

保，證明了「貧窮」原非主因，一如美國也有嬉皮士不愁吃喝依然要去搶劫一樣。他們為的就是少年英雄主義，要出風頭。他們有時會殺人，流血，這是必然的，有些做大阿哥的還要自己用刀割傷自己的手，證明自己是英雄哩。對於少年來說，流血根本不算得什麼，經常會為女孩子問題、地區問題，大打出手，釀成死傷，也許香港在這方面的表現比台灣那邊更下流一點而已。普通阿飛問題，太保問題，都出現在中學時代，或小學時代之後一段失學時期，未曾成人之前。到了大學時代，亦無所謂阿飛了。到了大學時代，那就是青年的問題，不再是少年的問題。

倘若香港有失學的少年，這可不是一個「少年問題」，而是「社會問題」、「教育問題」。這該由香港政府去解決。也許甚至不是「教育問題」那麼簡單，教育對正常人才有用，有一些人就是生來喜歡與波作浪，你有什麼辦法解決阿飛問題本來有個妙法，把他們送回大陸去，勞改，阿飛就做不到。阿飛之所以產生，只怕不是因為貧窮以至於無法解決衣食住行，反而是由於太過游手好閒，又喜歡出風頭。倘若說窮，窮孩子刻苦成才的多的，可見做阿飛的原因，經濟不會是主要問題。不然的話，台灣有錢人家這另一個根所生出來的阿飛（頑皮少年），又如何解釋呢？

少年犯本無政治意識，他們只會為害於小市民。誰碰到了，那是他不幸。所以我們生活在這裏，也真沒有安全感，不但香港本身沒有安全感，就是每日上街回家，也沒有安全感，阿飛隨時會搶到你身上，我身上，很是麻煩。

這種少年問題，本來是毫無辦法的。不論任何社會，不論貧富，總有喜歡與波作浪的少年，但看首從者有多少。這既不是政治問題，也不是理想問題，也許只是行政問題，就看你如何對付。這少年問題只有在大陸這樣畸形的獨裁社會裏才會絕跡，可是大陸一搞紅衛兵，少年的浪漫主義、英雄主義，反而更大的滿足了，那又是另一種禍患。

如果不用高壓，稍一鬆弛，稍一禍患，總會存在。這原是生命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波浪，有時高壓也不是辦法。阿飛長大之後，倘若繼續犯罪，且引以為樂，那時候就不再是「少年問題」而是「黑社會」的問題了。沒有辦法，只好以對付「黑社會」的手法來對付之。那就是另一種社會問題。但是在自

由社會裏，何處沒有黑社會呢？我很懷疑。說到香港的青年，不滿這，不滿那，這亦是常道，但看如何表現，何時表現。香港青年沒有一個自己的理想。總之不是現實這個樣子，而是一定會好過目前這個現實。他們表

現自己的理想，用什麼方法呢？我們現在都看到了，亦無須細論。唯一足以安慰的是，通過左傾去表現自己那朦朧理想的，人數到底不多，不像日本。通過嬉皮士去表現自己的朦朧理想的，人數也不多，不像美國。倘若說左傾，誰的理想可以高過抗戰以前的中國青年？今日眼見中共二十年的表現而依然要左傾以表現自己青年的情懷，日本青年一錯在先，其他抄襲者就未免再錯在後了。

倘若說嬉皮，誰又可以比美國嬉皮士或魏晉名士更原始呢？但是青年的情懷，總是要表現的。這也是生命發展中的一個波浪。如今日本時興左傾，美國時興嬉皮，香港青年不走走這兩條路的，也算難得了。像賈寶玉那樣的人，生在今天，他如果不去做共產黨，也一定會去做嬉皮。

所以我想我們最好不要把這些問題看得太嚴重。這原是生命發展的常道，而「生命」又本來是這麼很可欣賞的一樣東西。你如果能夠由這個角度去正視少年問題，青年問題，就不會再大驚小怪了。

我們講孔子，聖人，四平八穩，那是一個理想，沒有這個理想，不得了，但是「生命」本身的表现，卻不可能四平八穩，永遠總有不合理的地方，無論你已經多麼合理，亦總有不合理，有時最合理的地方也就

是不合理。你可以說這似乎是而非，更多時候卻是似非而是。你有了錢，生活得很好，以為沒有問題了，許多時間就來了。很多事情安排得最好，結果就是不好。你以為參加共產黨的便多是知識份子，公子哥兒！他們就是青年問題——總要通過什麼去表現自己對現實的不滿。後來中共清算知識份子，大抵永遠也沒有想過吧？

總而言之，常道總是那個常道，只是直接起因而不同，各類反應不同，表現形態不同，有時也會相互抄襲一下。甚至出於家當和左傾（硬）與嬉皮（軟）而已。以前又有希望主義，尼采，都是可以很滿足青年情懷的浪漫主義。共產黨是唯物論的浪漫主義，嬉皮士則是虛無主義的浪漫主義。自古常有。

這是一種必然性，也是一種來回的搖擺。無須大驚小怪。青年而四八八穩，那是庸才了。像當年燕京大學的公子哥兒，便最多左傾，後來雖被淘汰，但青年時代與波作浪的作用，亦總算有過。

無論如何，台灣的社會總比香港的社會健康一些，正常的，他們總有個自己的國家，自己的政府，大不了一往外國跑，也是個表現青年不滿的一種形態。香港這裏三不管，我們寄居在這裏，又怕香港形勢變了，又怕阿飛搶劫不幸搶到自己頭上，實在沒有安全感。香港難道就是目前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所嗎？不是也得是。但是這個小島，這又是一個更大的不安。今天的香港青年倘若也有不滿現實的情懷，就看看他們能否首先打破「個人主義」的無形桎梏吧。（全文完。陸離記）

按本文未經牟先生批閱，一切錯漏，由記者負責。

## 下期：郭任遠先生談青年問題

## 再下期：唐君毅先生談青年問題



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  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  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